秧青青兮,豆苗儿黄

■ 许冠华

早春三月,我回到了当知青时下乡插队的新田坡。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更是我魂牵梦萦的亲情故土。

从公馆镇圩街西行15里,便是农耕大村新田坡。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有一方由北向南的平展的黑土大垌,自古被称为土肥粮丰的"西路水"产粮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全地区闻名的农业学大寨的标兵,是公馆镇的粮仓。

今年植树节,应新田坡村党总支书陈才之同志的邀约,我们一行数名当年在新田坡、佛子岭村插队的知青农友,回村参加佛子岭营造"同心林"活动,让我们重回故里,见证了这里的变化,也感受了这里浓浓的乡亲情。

当年,我们58名城市知青,分散到5个自然村插队落户。在这里,我们结交了农民朋友,学会了犁田播种,学会了插秧和割稻。这里广袤的肥田沃野接受了我们辛勤的汗水。田间阡陌留下了我们深深浅浅的脚印,留下了我们火热的青春岁月。

每年的阳春三月,正是布谷鸟催耕的时节。那时,因为手扶拖拉机少,我们只能轮班不停机地用旋耕机打田,将沤制了冬种绿肥紫云英的大田打起泥糊状,再插上青青的秧苗。这种散发着混合绿肥气息的黑土地,就是粮食丰收的保证。我们跟农民兄弟一样,起早摸黑,把春耕的每一个环节做足做细。因为这样,新田坡的稻谷产量高、质量好。

今年春三月的植树节,我们与陈才之书记和小学的师生们一起,在佛子岭村口的道路两旁种上了新树苗。浇水、培土,还在"同心林"石碑前留了影。事后,我们听了陈书记对村委农业生产情况的介绍和新农村建设规划设想。我们对新田坡粮食生产的情况特别感兴趣。其中最为可贵的是,在某些地方出现弃耕抛荒的情况下,新田坡却守住了初心,独树旗帜,决不让全村有耕地赋闲,还使耕作更加有章有节。至今,大田上依然"秧青青兮,豆苗儿黄",满田毓秀,绿染田畴。他们使乡土不失种粮的本真,营造出农耕生态的美轮美奂,而不是去追求农田种花种草的造景出彩。这是需要智慧与勇气的。

陈书记介绍,新田坡村委辖5个自然村,人口3500人,水田3500亩,淡水养殖水面1500亩,种上水果的山坡地2000亩,房前屋后和村道绿化有传统基础。佛子岭后背山仍保留着一大片生态混交林。以村文化广场为中心,楼宇与层林环绕,鸟语花繁,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

让我最感兴趣的仍是这里充满活力的田野。陈书记告诉我们,新田坡村委没有闲田,更没有撂荒土地。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大事。

当地称之为"西路水"的锡塘大垌,从北向南绵延20多里,跨越高州石鼓镇,经金塘镇至公馆镇,穿越十几个村委会。这里的耕作条件得天独厚,上世纪50年代修成的引淦水渠贯穿南北,平展展的土地全是自流灌溉。新田坡村委的土地,就是白沙河西岸最为肥美的黑土地,向来是盛产稻米的粮产区。

农村体制改革,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涨,加上杂优品种推广和农业技术进步,连年获得高产丰收。乡亲们面对这片朝夕相伴的多情的土地,开怀唱吟:"食老谷,住新屋;搭台唱大戏,摩托三只辘。"家家户户喜逐颜开,是新田坡种田最写意的时光。

后来,随着青壮劳力的外出务工经商,土地耕作出现了耕管脱节。村委会和农合社组织农户及时调整了管理模式,采取集中外包土地,集约经营,将连片1500亩耕地承包给浙江人种植毛豆。他们运用现代化管理,一年种两造毛豆,中间插一造水稻,豆稻轮作,优势互补,创造了"豆—稻—豆"的粮食高产丰产的耕作模式,将肥田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农户留家的劳动力参与到农业土地承包的运作之中去,劳务费收入也增加了农户的经济收入。

全村委除外包土地,还有1500亩自耕的水稻种植面积,粮食生产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平。养鱼专业户综合耕耘水面,实行鱼鸭套养,出产肉鸭和鸭蛋,并为孵鸭苗厂提供优质孵化蛋,也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一般每户专业户每年产值都能达到30万多元。原来种满老桉树的山地,实行改林种果,至今,种上的水果也进入了高产期,林下放养的果园走地鸡也成规模养殖,收益也非常可观。这样的经营思路与操作,充分凸显了新田坡村委的经营策略的前瞻性。他们根据发展形势和市场的变化,牢牢地把握住农业生产的主动权,为农村土地的富养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宽敞大道。

参加完佛子岭村"同心林"植树活动,我与几位知青农友参观了佛子岭村与西岸村之间的农田。阳春三月,虽然仍带着春寒,但在这片广袤的肥田沃野上依然秧青豆绿,春意阑珊。满田半米高的浓绿的毛豆已经挂满豆荚,大约清明前后即可收获上市。陈书记介绍,这些毛豆荚是为浙江宁波、金华订单供货的,收起直接发运往浙江市场。

在豆地周边,春播的早秧已长出了新芽,青青翠翠,煞是可人。这些杂优稻种的秧苗是为春插毛豆田准备的,清明前后便可开插了。

因为早几天才下过一场春雨,耕地湿润的空气中夹杂着特有的豆苗的清香。或许,这就是春天的气息吧!我们走在家乡的田野上,深深地呼吸着这里带着泥土芬芳的空气。在这里曾经留下我们的足迹,也洒下过我们的汗水。今天看到这蓬勃的生机,我们从心底叹服他们对耕地精细的管理,并由衷地感到宽慰。

面前,漫满春水的秧苗田里,散落着一群白鹭。它们是报春的使者,早早便把春色带回家乡的田野来了。它们那绅士般轻盈的步态,为碧绿的田野增添了一层别样的亮色。

几位知青农友喜欢摄影。他们举起手中的相机,将这田园美景和白鹭都留在了镜头里。他们那种欣喜与投入,好像曾与白鹭熟悉并有过约定一样,连拍照都那样的自然默契。白鹭并不怯生,甚至还与人亲和得有些不合情理。

远处,传来阵阵鹧鸪和斑鸠欢快的啼叫,那熟悉的声音是那样悦耳,让人浮想联翩。现在的乡村与原野,都是那样和谐美艳,汇成了新农村宜居宜业的富足与幸福。40多年前,我们曾奋力耕耘过的土地,现在正以一种崭新的耕作模式在为人民作出奉献,在今天的太平盛世中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

我行走在家乡的田野上,总在心里默诵着那首听惯了的歌中扣人心弦的歌词,以表达我心中那种炽热的情怀:"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我捧起黝黑的家乡泥土/仿佛捧起理想和希冀……"

我为家乡的兴旺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同时,也深深地为眼前这"秧青青兮,豆苗儿黄"的美景所折服。

我完全被家乡的田野美醉了。

砚池和它的杨柳

■ 黄宝

我读的中学校园内,有一个池子。

刚来报到的时候,因为是寄宿生,老师便带我们去宿舍登记,路上见到一个满是墨绿水的池子,亩半的大小,老师说这是"砚池",也叫"学砚塘"。

池面如镜,倒映着岸边的树木,水中影碧玉般的通透,风一来,影随波荡漾,起伏着一层微微的涟漪,间中闪烁如一条银色光带。风一散,急忙中泛起点点鳞光,出现了像极小孩子那水灵灵蓝晶晶的眸子。当时想,这是很美的一个池塘,今后来这里读书肯定很舒适。

收到重点中学录取通知书后,亲戚和邻居纷纷前来道喜,说这孩子有望跳出农门。看到父母满脸笑容时,我懵懂却跟着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进城读书了。而看到环境这么清雅的新校,隐隐中泛起了美丽的期望。

很快和原来陌生的同桌混熟了,我常和他在下午放学后到池塘边散步。时值九月,池岸边的大树已成荫,披满眉形叶子的枝条集体探向池塘面,刚好把树与池子之间的小路遮蔽,形成拱形的林道,下面有石凳子。我们坐在石凳子上看书、聊天。树的枝丝如挂,一束一束的,编织着宁静,让我俩度过每一天最美时光。

有一次,同桌问我: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吗?我哑然无对答。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见过不少树,却真的没见过这种树。是什么树呢?我细看,千条万缕长满翠绿叶子的树枝默默地长在结实的树干上,部分如丝带细软的枝条垂入池水,云影在水里,云却挂在树梢。忽觉似"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所描述,杨柳!对,它就是杨柳树,同桌给我竖起大拇指。

后来,语文书中出现不少与柳树有关的优美句子。"杨柳岸,晓风残月"就让我觉得柳永同我一样是感性的人,同桌却不是,他只喜欢池塘的水,他说这池水呀就如墨水,能吸多少就拼尽全力去吸,不想只得半桶水。

砚池边的杨柳树是有灵性的,它也是有理想的,在春夏秋冬的轮回中不断茁壮成长,随枝头点下学砚水,便丰盈了所有的季节。

来学砚池,可以不看水里的小鱼,但一定要在柳树下坐坐。

这里环境清幽、恬静,早上可以晨读,中午可以看书,下午可以聊天,晚上若有月儿就更壮观了,常听到来这里的高三学生大声朗诵"书卷人人读,状元人人爱,我把明月抱归来!"我想,那洪亮的声音,月亮会听到,砚池会听到,杨柳树也听到的……

再后来,高中毕业后,同桌考上了浙江一所著名大学,我考到上海师范大学。那年的七月,砚池水非常墨绿,柳树也非常墨绿,生机盎然!

橘城印记

■ 陈照

大凡城市,都择江河而建,橘城也不例外,首先是罗江与凌江在合江汇合成罗江,再由罗江与鉴江汇合成鉴江,在鉴江罗江交汇处就营造了橘城这座城市。其实橘城古时叫石龙,后因盛产橘红闻名天下,因而又叫橘城。橘红是明清贡品,享誉中外,是化州的一张名片。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满怀憧憬地来到橘城读书。那时,橘城并不大,人口也并不多。听地理老师说,橘城也只不过四万人左右,而大部分人都集中住在河西。那时北岸与河西是没有桥的,过北岸只能靠渡船,我怕掉下水,因而很少过北岸那儿玩。至于河东,那时仍未大面积开发,房屋也不多。过了化州大桥,或过铁路桥向东就叫河东。此两桥在当年很有名,人们常常以这双桥为名打商标,如双桥牌水泥、双桥牌味精等。那时河东的公路为油柏马路,马路两旁有许多马尾松及绿油油的稻田。继续向前走就是火车站及汽车站了。火车站我很少去,而汽车站则极为简陋。汽车站旁边布满买缸瓦的简易店铺,而那些缸盆总暴露在店铺外,任凭风吹雨打。那时河东有三小及化师,三小与化师是没有围墙隔开的。化师宿舍很特别,为法式楼。法式楼分两层,法式楼与中式楼不同,法国楼以欧式结构为主。其粗犷的线条,细腻的雕刻,尽显欧式的浪漫、华丽与奢靡。河东丝厂,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那儿主要生产蚕丝。丝厂右侧有个鱼塘,后来改叫东湖。在丝厂上班的,大都是漂亮的妹子。

河西算是最繁忙的了,几乎所有机关单位都集中在那儿。其实我最喜欢粮食局及市幼,因为那儿都有我最喜欢吃的芒果。那时河西就四通八达了,主要道路有民主路、解放路、幸福路、中山路、长堤路、陵园路、橘城路及南门街等。那时我随叔父一起住在教育局教研室,离铁路很近,每当有列车经过,我的床及整栋楼都随之震荡。化一中离教研室很近,它在路的另一侧。化一中有一个古建筑叫孔庙,我常随堂弟文操一起去那儿玩。常听说拜孔子会考上理想大学。我拜了,却未能考上,可能是我没认真拜,对孔子不够虔诚的缘故吧。

城市有山有水方显美丽,橘城也很美,除了有三江汇聚外,橘城还有三山遥遥相对,它们分别为上宝岭、下宝岭及狮子岭,它们同属河西。狮子岭就在我学校化二中后山,那儿种了许多橡胶树。我曾在那儿的山坡上亲手种上过苦楝树及咖啡树。上宝岭,我觉得最好玩,每当劳动课及星期天,我与同学都到那儿玩,那儿最让我难忘,因为那儿有许多橘红树,每当阳春三月,橘红花开,香飘四溢,芳香扑鼻而来,让人心旷神怡。我是在上宝岭认识橘红的。上宝岭,还有个烈士陵园,很宏伟壮观,每年清明节,学校都组织我们去拜祭烈士。下宝岭由于道路难行,我很少爬上去,只记得那儿有个防空洞,洞内布满蜘蛛网、杂草及煤渣。橘城路有个国营旅社,而中山路的尽头就是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要入政府办事,必须经过政府门前的鼓楼。鼓楼分两层,除了有前门后门,还有上二楼的旁门。鼓楼古香古色,檐牙高啄,气势磅礴。民主路与幸福路交叉点,我们称之为十字街口,那儿最繁华。那儿有鉴南饭店,有百货公司,有妇幼儿童商场等。那儿也有修钟表的,有补鞋的,车衣服的……我每次经过鉴南,都闻到一阵阵让人流口水的烧鸡的香味。幸福路与解放路交叉处,常有一位妇人在那儿摆橘红,她笑容可掬,自称肥婆,她在地摊上除了摆放橘红成品,还有橘红花,甚至还有关于橘红的书籍。

沿幸福路行尽就是江边,我们叫它西堤,中间要经过旧公安局,即现在的河西派出所。西堤最出名的地方叫高州码头。该码头也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它向北可通广西、高州,向南可通吴川、南海以至全国及世界各地。那时,我喜欢到高州码头玩。现在,高州码头繁忙不再,只留下一个牌匾,甚至没有多少人认识,这不由得让人唏嘘。

现在的橘城(中心城区)已向周围扩展了数倍,开发了上街垌、文仙坡、下郭、北岸、鉴江、石湾、南盛等。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古老而又崭新的橘城将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见证了橘城的沧桑及辉煌,真是荣幸之至!

小花也争春。
陈珍珍 摄

时光

■ 吴泽波

人生最美的珍藏
莫过于往日时光
是故乡羊肠的小道
是追逐落日的山梁
破了音的吱吱喳喳
飘荡着两小无猜的歌唱
偶尔的一声嘹亮
穿过青春激情的飞扬

当一切回复恬静
白云苍狗
沧海桑田
我们都变了模样
生活的奔忙
有散落的一地鸡毛
却奔腾着更多的光荣与梦想
再苦的苦
再难的难
已和着睫尖下那滴露珠
依偎着阳光在翩翩闪亮
只要乡愁仍在
信念不改
阴霾总会散去
理想终将焕发出灿烂的光芒

城市的温度

■ 如夏

店里人不多,播放着柔和的音乐,她就坐在我的对面,阳光透过白色纱窗,暖暖地照在她精致的脸上,玲珑的鼻子,弯弯的眉毛,浅浅的梨涡,几颗青春痘像落在平静湖面的调皮的小水滴。

米白色的链条包像个在外干了错事而被送回来的孩子那般定定地呆在原位。"昨晚等到很晚也不见你来,你检查一下包里有没有少了东西。"她笑着,声音温柔得像三月里带着暖意轻拂而来的春风,"店里经常有粗心的客人遗漏物品,我们都会保管起来。"她的嘴角轻轻地上扬,笑成一汪春水,露出的一口小白牙像一束光照进我的心里。我为包包的失而复得而感到庆幸,又为自己的冒失和大意给对方的工作带来麻烦而感到不安。为了表达谢意,我在微信上转了个红包过去,她回复了一个笑脸,收下了心意,却始终没有收下谢意。

那个笑脸我曾见过多次,在拥挤的街头,在萧瑟的冬夜,在熙攘的人群……它像花的芬芳氤氲在清新的空气里,让岁月充满了温情。

依旧记得多年前那个呵气成冰的寒夜,天色如墨,惨淡的街灯下,我像一粒上蹿下跳的跳蚤,双脚冷得无处安放,在呼啸的北风中,我孤身只影地等待公共汽车笨拙的身影。公交车迟迟不见踪影,一辆黑色的轿车却在我的跟前停了下来,车窗下降,露出一张戴着眼镜的笑脸:"这个点没车了,出城的话可以载你,顺道。"车主是个年轻人,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像黑暗中的星。我犹豫了一下,摆摆手,把脸深深地藏进围巾里,脑海里浮现出各种不祥的画面。汽车向前行驶了几米远又慢慢地倒退回来,我头皮一紧,向后退了两步,恐惧瞬间袭来。"这是出租车司机的名片,也许你用得上。"车窗里那张脸像碧波上的清涟,轻轻地漾出了细纹。那张白色的名片在我的手心里微微地发烫,恍惚间,晨曦的暖意遍布心头。我连一声"谢谢"都还没来得及说出口,车子便像黑鱼一样滑出了我的视线。

我是一个极其幸运的人,记不清多少次了,遗失的物品大多能失而复得,朋友曾戏谑我是"幸运星"附体,笑言如果有一天我把自己弄丢了也会有人给送回来的,我深以为然。我有幸成为被命运眷顾之人,也曾有幸地成为给予别人幸运之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常常感动于一朵鲜花的芬芳,一盏清茶的润泽,一杯陈酿的甘醇,纯良、朴素的情意成就了生命中最可铭记的感动。我相信这种情意是生命中最可贵的财富,是开在城中最绚烂、最可敬的文明之花,它必将随着生命的不息而传承不止。

童年的小嘴有点馋

■ 杨柳风

"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春风轻轻悠悠地吹过山坡,吹过树林,吹过田野,吹过一阵阵记忆。曾几何时,我发现芒果树掉下的芒果,荔枝树掉下的荔枝,杨桃树掉下的杨桃……再也没有孩子喜欢捡起来吃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不禁心生惋惜,因为想起我以往那些饿着肚子的日子,想起那些苦涩又快乐的童年时光。

上学路上,我们不走大路,一定要从村里的百果园穿过。那时候的百果园呀,杨桃树,荔枝树,芒果树,龙眼树,石榴树……大概有一两百棵。夏天的时候,果实累累,压弯了树枝,让人垂涎欲滴。此刻,忘记了草虫的低吟,忘记了小鸟的歌唱,忘记了蝉的长鸣。此刻,我正打起十二分精神,用我那双"火眼金睛"搜寻着果树下的草地,看看有没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可是,我失望了,杨桃树下没看见杨桃,芒果树下也没看到芒果的踪影。或许早已经被起得更早的孩子们捡走了吧。

一个百果园的草地,每天清晨都被几批孩子搜索过。我唯有望着满树的果子一个劲地吞口水。但是,在巨大的诱惑下,偷偷地扫了扫周围,没发现守园老爷爷的身影!急忙地举起手,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摘下几只最低矮的最大的果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果园,心还在咚咚跳的时候,已经拿出果子往衣服上一擦,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管是生芒果的酸,还是生杨桃的涩,抑或是核还没长黑的荔枝、龙眼的酸酸甜甜,于我都是人间美味!

往百果园钻得多了,也有"不走运"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又跑到百果园偷摘荔枝,正爬到大树的半腰,可能是因为摇动了树枝的缘故吧,忽然,守园老爷爷拿着一根竹竿站在树下朝我们喊:"下来!"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乖乖地从树上滑下来。老爷爷不怎么责罚我们,只是板着脸孔说:"天天来这里'哨',下次再来,我就把你们绑起来,送去学校给老师!"我们满口答应:"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然后逃之夭夭。但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们又在百果园里出没了。

放学后,我有时要放牛,有时要割草。站在四月的田野上,放眼望去,几只小鸟叽叽喳喳的忽高忽低的飞飞停停,禾苗正在茁壮地成长,豆角挂满了枝头,番茄开始变红了,黄瓜也渐渐长大了。我常常到自家的番茄地寻找最红最熟的那只番茄,把它摘下来,照例往衣服上擦两擦,一股脑地塞进嘴里,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一直流进心田里,回味无穷。至于黄瓜,我钻进瓜棚里,挑选一条最好的摘下来,藏在装草的粪箕里,挑回家。把黄瓜拿出来洗干净,用刀从黄瓜的底部切开一个小口,露出瓜瓤,挖一个小洞,洒几粒盐粒进去,然后用一根筷子不停地插,等到盐分基本分布均匀,就可以吃了,甜甜的,脆脆的,和着淡淡的咸味,美味极了。

"老树硕果压枝头,不见当年偷果童。"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村子早已旧貌换新颜,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了,现在的孩子们再也不随便捡果树下面的果子来吃了。而给了我无限乐趣的那个百果园早已面目全非,那个善良的守园老爷爷也不见了。田野里,小鸟依然还在飞飞停停,禾苗依然茁壮,豆角依然挂满枝头,黄瓜棚依然一片墨绿,番茄树上依然硕果累累。而我那些美好的童年时光,却跑去了哪儿呢?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